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 ——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闕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發生甲午戰爭，清廷大敗，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然台民不服，紛紛組織抗日義軍周旋，日本出動包括近衛師團在內超過二個師的兵力4萬餘人，負責接收的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1837-1922）下達〈諭告〉：

大日本國皇帝陛下，依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於下關所締結之講和條約，大清國皇帝陛下所讓與之臺灣全島及其



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於1895年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附屬諸島嶼與澎湖列島，即永久領有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百十九度乃至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乃至二十四度間之諸島嶼的完全主權，擁有上述各島嶼上的城壘兵器製造所及官有物，本官奉敕令，以皇帝陛下之御名，接收前記之諸島嶼，以臺灣總督施行一切行政事務，住在大日本帝國所領地順從從事適法事務之庶民，享有完全之保護。

明治廿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於淡水 臺灣總督海軍大將子爵樺山資紀¹

1895年「乙未之役」，日軍於5月6日自東北角澳底登陸，當時全台守軍約3萬5千人，民兵義勇約10萬人。台灣巡撫唐景崧（1841-1903）被推為「臺灣民主國大總統」，與邱逢甲（1864-1912）駐紮台北，台中則是霧峰林家第六代林朝棟（1851-1904）防守，黑旗軍劉永福（1837-1917）護衛台南。²

5月29日，近衛軍在三貂角登陸，步兵第一旅團司令部於澳底架營舍。3日軍攻占基隆，唐景崧敗逃回國，有鑑於清兵等散兵遊勇難以控管，樺山資紀告諭：「可免費搭我汽船，許回滿清福州。汝敗兵等遵守本總督之旨，限於六月三十日，向駐守臺北、雞籠及滬尾之我文武官申請，給予速回清國之便。」⁴6月6日，日軍進入

1. 【日】樺山資紀著，關正宗譯：《日清戰爭紀實·諭告》30編，東京：博文館，1895年6月17日，頁42。
2. 林呈蓉：〈史上最初始的台灣獨立運動：台灣民主國〉，《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http://www.twcenter.org.tw/thematic_series/history_class/tw_window/e02_20010528，2020.4.4 瀏覽。
3. 【日】不著撰人，關正宗譯：《日清戰爭紀實·臺灣綏撫續記（二）》31編，東京：博文館，1895年6月27日，頁9。
4. 【日】樺山資紀著，關正宗譯：《日清戰爭紀實·諭告》32編，東京：博文館，1895年7月7日，頁5-6。

台北城，6月17日於台北府舉行總督府開廳式（始政式）。

10月15日，日軍攻占打狗、鳳山，接著從海陸三面包圍台南及安平，10月21日攻陷台南，5「臺灣民主國」解體。之後高屏一帶雖有零星戰鬥，但約一個月後，樺山資紀宣告「全臺底定」，台灣半世紀的日本殖民時期正式展開。

在日軍全台攻掠的半年之中，到處可見從軍僧活動的紀錄，最早有紀錄來台的從軍僧是在 895 年 3 月，真宗西本願寺僧侶下間鳳城（？-1895）、名和淵海首先從軍征戰澎湖；5 月，隨近衛師團從北往南布教的至少有曹洞宗佐佐木珍龍（1865-1934）、淨土宗林彥明（1868-1945），以及稍後同屬淨土宗的橋本定幢（1858-？）等人。其中，佐木珍龍的《從軍實歷夢遊談》、橋本定幢的《再渡日誌》，詳載征戰台灣南北，從事布教慰問、追悼法會等事，留下對台灣佛教的觀察紀錄尤為珍貴。若加上橫跨晚清、殖民初期的《安平縣雜記》對台南佛教的記載，佐以因抗日「西來庵事件」而於 1919 年展開全台宗教調查後出版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當可一窺晚清殖民之初台灣佛教的樣貌。



日本甲午戰爭各宗從軍布教師

5. 【日】樺山資紀著，關正宗譯：《日清戰爭紀實·臺南平定·諭告》49 編，東京：博文館，1895 年 12 月 27 日，頁 50。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二、《安平縣雜記》的作者與佐佐木珍龍、橋本定幢

（一）《安平縣雜記》的作者

1959年，台灣經濟研究室重輯《安平縣雜記》時，特別於〈弁言〉說明：「由於本書祇是有關當年安平縣的雜記，所以我們想整理出一個稍有系統的目錄都未嘗辦到；現在為了便利檢索起見，勉強湊成一個目錄。至於本書出於誰的手筆？成於什麼時代？更無紀錄可尋。」不過，本書極可能來自清光緒二十年所修之《安平縣採訪冊》。唯《安平縣採訪冊》未見傳本，而書中有「清國福建浙江」的語句，這顯然是日本人的用法，故推論出「本書的作者縱使不會是日本人，但其成書，當在日本佔據臺灣（光緒二十一年）之後（書中也有講到日本占據臺灣以後的事情）」。⁶

本書可能是《安平縣採訪冊》的未刊稿，另一種可能是，日本殖民之初，為了籠絡讀書人替日本統治台灣而服務，利用他們知道台灣掌故與地方風俗，從事採訪編輯工作，故而出現不少「地方採訪冊」之類的著作。《安平縣雜記》可能也是這類著作之一。⁷

（二）佐佐木珍龍與《從軍實歷夢遊談》

佐佐木珍龍，千葉縣人，1865年生；1877年於同縣光嚴寺依龍海和尚受戒；1881年1月入曹洞宗大學林；1885年11月大學林畢業一個月，出任光嚴寺住持；1889年，轉任北海道壽都町龍洞院住持；1894年，甲午戰爭期間被任命為從軍布教師來台；1901年12月為止，在台從事布教活動，前後6年；1903年3月，返日出

6. 千祥：《安平縣雜記·弁言》，臺灣文獻叢刊第52種，台北：臺灣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1-2。

7. 同註6，頁2。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七期

任新潟縣中蒲原郡橫越村大榮寺住持；1934年去世。⁸

《從軍實歷夢遊談》一書分成兩部分，前半部記錄佐佐木隨軍參與「甲午戰爭」，在中國東北活動的情況；後半部則是他來台後，隨近衛師團往來南北的觀察紀錄。

另《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關於佐佐木珍龍來台及活動時間說法是，1895年5月，曹洞宗兩大本山命佐佐木為台灣、澎湖慰問布教，與「征清軍」同行；6月，在台北市創立大本山別院，為第一任住持，任期自1895年6月起。而台北大本山別院創立的同時，佐佐木還設立台南布教所，任期自1895年10月起。⁹

1895年5月24日，佐佐木珍龍從中國大陸營口經旅順回日本，抵達宇品港，正值總督府一行要出發接收台灣，樺山大將率領總督府各官員暨文武百官乘船前去，佐佐木隨即接到來自本山的命令，務必隨附總督府官員而行，5月29日確定可隨行，30日乘京都丸從宇品出發，6月12日抵基隆港。6月15日，佐佐木進入台北城，整個6月都在軍隊從事慰問或追悼。107月初赴澎湖，從事軍隊慰問。

離開澎湖後，佐佐木回到台北仍住艋舺龍山寺，同（1895）年12月上旬，隨南進軍南下台南，再與開元寺、竹溪寺、法華寺、大天后宮、考壽院五寺訂下本末寺契約。有鑑於南北教區無法兼顧，佐佐木於同年12月中旬稍後回日，向曹洞宗兩大本山說明情況，

8. 【日】松金公正：〈日本殖民地統治初期佈教使眼中的臺灣佛教——以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為中心〉，《圓光學報》第3期，1999年2月，頁22-23。

9. 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編輯委員會：《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東京：曹洞宗宗務廳，1980年，頁291、336。

10. 【日】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東京：鴻盟社，1900年，頁49-50。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於是本山派遣木田韜光、足立普明、若生國榮、鈴木秀雄、櫻井大典、天生有時等 6 人與佐佐木一起來台開教。¹¹

1896 年 1 月 28 日，曹洞宗大本山特派從軍兼布教師足立普明起草印製〈示臺灣土人〉、〈示臺灣僧徒〉二文；1896 年 2 月，以足立普明為首的佐佐木珍龍、若生國榮 3 人，以「曹洞宗大本山特派慰問使兼從軍布教師」的身分署名，向總督府民政局呈送〈來臺旨意書〉。¹²

整個 3 月，因尚屬軍政時期，以佐佐木為首的 6 位布教師，仍在軍中從事布教、慰問、追悼之工作，同年 4 月 1 日起，台灣總督施政由軍政轉入民政，曹洞宗劃分布教區，佐佐木在台北，足立普明在台中，若生國榮在台南等。¹³

《從軍實歷夢遊談》乃是佐佐木作為日本曹洞宗所派任的從軍兼布教師，於台灣南北對佛教的觀察紀錄，是了解晚清台灣佛教樣貌的一手資料。

（三）橋本定幢的《再渡日誌》

1858 年，橋本定幢出生於日本三重縣多氣郡上御糸村；1868 年跟隨大淀觀福寺長譽泰定出家；1883 年任四等說教使；1895 年 10 月，與佐藤大道一起被分派到征台軍，以從軍布教使身分來台；1896 年 1 月，回日本向淨土宗宗務所報告在台見聞，之後再以淨土

11. 同註 10，頁 99-100。

12. 溫國良編譯：〈臺北縣艋舺龍山寺等十四寺為曹洞宗附屬之申報書〔卷 000 三三/件一〕〉，《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二）宗教系列之一·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25-26。

13. 同註 10，頁 99-101。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七期

宗軍隊慰問兼布教使的身分來台布教，1896年7月回日本，¹⁴其後動向不明。

1895年10月，橋本定幢與佐藤大道來台後，先到台南去拜會同宗的林彥明布教使，後接替林彥明的工作，隨軍在南部從事布教活動。1896年1月，橋本回日本報告後，隨即又來台灣，以台北為中心展開布教工作，留下《再渡日誌》的布教工作紀錄。¹⁵

《再渡日誌》雖不似《從軍實歷夢遊談》的豐富內容，但橋本與台僧接觸的見聞，亦是對台灣佛教的重要觀察紀錄。

三、台灣佛教的樣貌

(一) 台僧的出身與來處

《安平縣雜記》說：「臺之僧侶，多來自內地。」¹⁶佐佐木珍龍則觀察到：

今居之僧侶，多從中國江蘇省或浙江省，或福建省一帶渡海而來，該處寺院在福建省有鼓山的大山，常居三百人以上之僧侶，接著是怡山常慶寺，常居百人以上之僧侶。浙江省寧波府的天童山，常居百人以上之僧侶；浙江省舟山島的普陀山，長居僧侶五百人以上；四川省（案：浙江之誤）的天台山，常居僧侶二、三百人。從這些地方來的僧侶眾多，故常能聽說天童山或鼓山或天台山的情況。¹⁷

14. 【日】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1999年2月，頁385。

15. 同註14，頁387-388。

16. 臺灣經濟研究室：《安平縣雜記》，頁20。

17. 【日】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頁84-85。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非本地僧侶被稱為「外江僧」，他們來自福建、江蘇、浙江三省，故《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說：「華南佛教有所謂的禪五家，分為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五宗，有異於雪峰、天童山、天寧寺、南海普陀山、福州鼓山等各宗派。雖系統不同，但不問修行人何宗，允許掛單，各山皆同。臺灣僧侶在鼓山修業，更遊天寧山、普陀山等。」¹⁸

1896年2月27日，橋本在台北布教時就曾遇到來自福州怡山長慶寺，以及泉州的僧侶，他在《再渡日誌》中寫道：

當地僧侶邱普、明元、善明三人來此，由我負責接待。邱普為臨濟宗派，為福州怡山西禪長慶寺的住僧。四年以前，來到臺灣，寄宿在艋舺街的一個民家裡。而明元以及善明兩位僧侶為艋舺街龍山寺法師的徒弟。其師僧為毓修，毓修在事變發生時，從泉州來到臺灣，而寧願寄宿在民家裡。¹⁹

除來自福建、江蘇、浙江三省的僧侶外，台籍僧侶參學雲遊多到江蘇天寧山、浙江普陀山等處。雖說多半在鼓山出家或受戒，但擁有戒牒者為數甚少。²⁰因此，台灣許多寺廟庵堂的祖堂，常可見到為數眾多的僧侶牌位，牌位上的僧侶大都稱「沙彌」，表示其未正式受大戒，畢竟從台灣到大陸沿海各省受戒的川資所費不貲，若再加上必須繳交若干費用給傳戒道場，恐怕非道糧不豐的寺廟所能負擔，故台僧受戒者不多是可以理解的。

18. 【日】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北：臺灣總督府，1919年，頁73。

19. 同註14，頁402。

20. 同註18，頁74。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七期

(二) 僧侶的素質

《安平縣雜記》載：「出家者，半係遊手好閑、窮極無聊之輩，為三餐計，非真有心出家也。出家之人不娶妻、不菇（茹）葷，臺僧多娶妻、菇（茹）葷者；所行如此，可知其概。」²¹

台僧少有持齋守戒者，多娶妻吃葷，橋本定幢的觀察則認為「土僧（案：台僧）大概都是無學之文盲，不受一般人民的敬仰，甚至反而受他們的輕蔑。總之，佛教可說是僅存著命脈罷了」。²² 佐佐木珍龍也認為「全體看來，可以說有知識的僧侶缺乏，沒有學問」，²³《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更說：

本島的師僧誦讀《禪門日誦》或《日課便蒙》，學習普通儀式，此屬於上乘者。一般僧人為無識之徒，或晚年孤獨之身，或因為貧困而投身佛寺，僅有數個月的修行，誦讀二、三卷經文，即稱為僧。因此，這等的僧侶在祠廟是沒有任何權威，唯唯諾諾甘受管理人、爐主之頤使，故僧侶的地位極低，常不免受世人之蔑視。他們智德低落，畢竟無法體認宗教家的價值。²⁴

1896年3月10日，橋本至淡水龍山寺參拜，提到「本尊為釋迦牟尼佛，面貌儼然，栩栩如生。與住持僧侶普妙溝通困難，我試著用筆談，該僧卻不識字」，²⁵ 佐佐木也觀察到：

21. 臺灣經濟研究室：《安平縣雜記》，頁20。

22. 【日】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頁391。

23. 【日】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頁84。

24. 【日】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頁74-75。

25. 同註22，頁403。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臺灣是熱帶國度甚熱，夏天放參，冬寒不坐禪，又無文字（化），完全無法建立學問的規律，沒有像日本有學校，這也是沒辦法。罕有知識僧，晚年出家僧很多，二十四、五歲企望當官，若無法達成自己的願望，或削髮，或學文求學位，離開重要的妻子，因感到人生無常。又無知識者以四、五十歲者居多。今營商而無積蓄者，暫且剃髮，好歹有飯吃。²⁶

佐佐木還說，當時台籍僧侶「無知識者占七成，無法誦經者占一半」。²⁷ 僧侶缺乏知識是日僧普遍觀察到的現象，他們出家的原因，多半是世俗生活困難，為謀求一口飯吃，於是削髮為僧，寄住於寺廟。

（三）僧侶的工作

台僧寄住寺廟宮觀，常主持法會、建醮等工作，根據《安平縣雜記》載：

凡僧侶住持寺廟者，曰「東家」；借住者曰「客師」。廟有住持僧，香燈田歸其收用。若遇神誕，住持僧就里內街衢按戶捐資，名曰「題緣」；建醮演戲，以昭誠敬。或偕里眾同辦（值年辦理廟中公事者，有爐主、頭家之號）。²⁸

由上文可知，佛道混合可見一斑。

26. 同註 23，頁 85-86。

27. 同註 23，頁 87。

28. 同註 21。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七期

據《安平縣雜記》載，由於台僧有持齋、不持齋之分，故「佛事亦有禪和、香花之別。作禪和者，不能作香花；作香花者，不能作禪和，腔調不同故也。禪和派惟課誦經懺、報鐘鼓而已。香花派則鼓吹喧闐，民間喪葬多用之」；²⁹ 也就是說，台僧從事佛事分成二類，禪和派以課誦經懺、報鐘鼓為主，香花派則活躍於喪葬場合。

佐佐木談到台僧經濟收入時，除了香燈租、香油金等外，「其他的還有從事葬儀、法事」。³⁰《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將僧侶分為「外江僧」與「本地僧」。「外江僧」住寺廟，茹素守獨身，主要工作為禮佛及葬儀；「本地僧」又分成四類：其中兩類僧侶住寺廟，一類茹素守獨身，一類肉食妻帶，以禮佛及葬儀為主；另外兩類不住寺廟，主要從事葬儀，都肉食妻帶，其中一類稱「長髮僧」，³¹ 主要是禮誦《彌陀經》、《金剛經》、《梁皇懺》及《血盆》等經，超度亡者。³²

除了喪禮超薦，「七月盂蘭會，各里廟亦有請僧侶建醮、演放珈瑜焰口，以拯幽魂。此臺之俗例也。法器有錫杖、盂鉢、鈴磬、木魚、手爐之類」。³³ 僧侶不僅在農曆七月放焰口，甚至也執行民間信仰的建醮儀式，佛道混合的情況十分普遍。

29. 臺灣經濟研究室：《安平縣雜記》，頁 21。

30. 【日】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頁 87。

31. 【日】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頁 95。

32. 同註 29。

33. 同註 29，頁 20-21。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四）平常誦讀的經典

前述，在超薦上常用的經典有《阿彌陀經》、《金剛經》、《梁皇寶懺》及《血盆經》，佐佐木記台僧平日課誦的情形是：

《觀音經》、《楞嚴經》、《金剛經》、《彌陀經》，某人說誦《觀音經》，又某人說誦《金剛經》，是因為該經很有名，多半不知是什麼經典。朝起敲木魚與鐘，木魚敲十下，叩鐘兩聲，「南無阿彌陀佛」念六遍，念佛完畢半分鐘。³⁴

1896年5月17日，橋本訪問芝蘭天后宮的僧侶陳金福，詢問他每天誦什麼經，陳金福回答：「每天唸的經文有《心經》、《阿彌陀佛經》、《金剛經》等等。朗誦《阿彌陀佛經》的時候，心中就會念著阿彌陀佛。」³⁵

台僧早課一般誦《楞嚴咒》、《大悲咒》、《心經》，晚課則誦《金剛經》、《楞嚴經》、《梁皇寶懺》、《水懺》等等，故台僧可謂是「心禪行淨」、「禪即淨」，或稱「朝禪暮淨」。³⁶

總之，晚清台灣佛教一般常用的經典，不外《心經》、《觀音經》（可能是《普門品》）、《楞嚴經》、《金剛經》、《阿彌陀經》等等今日常見之經典。

34. 同註 30。

35. 【日】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頁412。

36. 同註 30，頁20。

四、結語

乙未割台後，日本佛教各宗派遣從軍布教師來台，他們隨軍南北活動，從事慰問、超薦之餘，與台僧往來，留下第一手觀察資料。從這些資料大致了解到晚清台灣僧侶分為「外江僧」與「本地僧」。「外江僧」主要來自福建、浙江、江蘇三省。而台僧跨海受戒的地點，主要集中在福建鼓山湧泉寺或怡山長慶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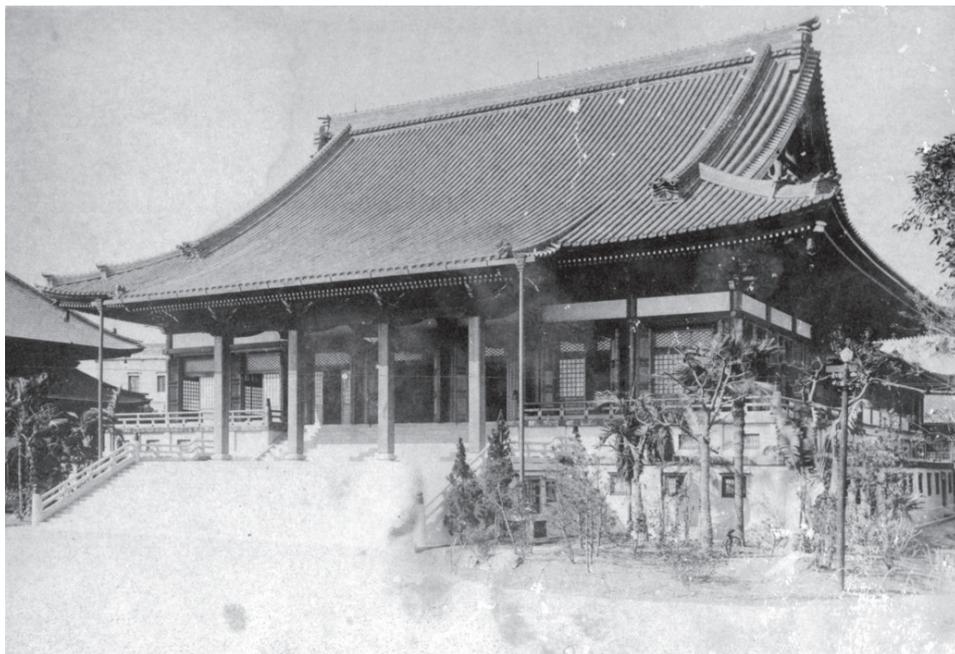
台僧普遍素質不佳，故《安平縣雜記》曰：「出家者，半係遊手好閑、窮極無聊之輩，為三餐計，非真有心出家也。」文盲者至少占一半，七成以上的僧侶是知識低落者。僧侶中又分茹素守獨身與肉食妻帶者，肉食妻帶者占大半，故《安平縣雜記》說：「臺僧多娶妻、茹（茹）葷者。」僧侶平日除喪禮超薦，重要節日也會主持建醮、放珈瑜燄口，佛道混合嚴重。

從平日早晚課誦的經典來看，與現當代台灣佛教的情況差異不大，基本上都是延續宋代以來禪淨雙修的內涵，所謂「心禪行淨」、「朝禪暮淨」。

晚清殖民之初，台灣佛教呈現的完全是衰頹的現象，僧侶不學無術，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這在走上「現代化」、「社會化」、「學術化」的日本佛教眼中可說一無是處。然而，日本殖民最初 20 年，採取放任與隨順的宗教政策，直到 1915 年「西來庵事件」爆發，日本殖民當局方才調整宗教政策，開始按階段朝同化與皇民化邁進。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西本願寺是台灣日治時期建於台北市新起町的淨土真宗寺院，圖中的本堂已於1975年焚燬。